

朱德成

我小的时候，爹常跟我说，那仗，打得真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到如今想起那些事，咱这把老骨头还直打颤。

那年3月，天还冷得很，风跟小刀子似的刮脸。爹所在的部队开赴台儿庄的时候，老百姓都站在路边送，端着窝头、咸菜，还有热乎的小米粥。有个老大娘拉着爹的手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娃啊，替俺们多杀几个鬼子！”爹当时心里头一热，嗓子眼儿直发酸，点点头说：“大娘，您放心，咱们不把鬼子赶跑，绝不回头！”

到了台儿庄，爹才知道啥叫打仗。以前在训练场上打靶、拼刺刀，那都是闹着玩呢。真到了战场上，炮弹跟下饺子似的落，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，炸得泥土石块直往脸上砸。爹跟着部队刚进村子，还没站稳脚跟，日寇的炮就打过来了，“轰隆轰隆”地响，震得耳朵都听不见声儿。

爹的连长是个河南汉子，姓刘，嗓门儿贼大，他扯着嗓子喊：“都趴好了！别抬头！”爹赶紧趴在一道土墙根儿下，心里头“咚咚”直跳。爹的旁边有个新兵蛋子，叫狗剩，是邻村的，比爹小一岁，吓得浑身直哆嗦，尿都撒裤子里了。爹拍拍他的背说：“狗剩，别怕，有咱呢！”可爹的心里头啊，也跟揣了只兔子似的，七上八下的。

打了没几天，村子就被炸得不像样了，房

子全塌了，砖头瓦块堆得到处都是。爹与他的兄弟们跟日寇在巷子里打，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争，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抢。有时候为了堵墙、一个屋角，都得死好几个人。爹记得有一回，连长带着他们守着一个四合院，日寇从四面攻过来，爹和大伙就趴在墙头上往打，子弹打完了就扔手榴弹，手榴弹扔完了就抄起大刀跟日寇拼。

爹说，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夜里的战斗。月亮贼亮，照在地上白花花的，跟下了雪似的。日寇摸黑攻过来，爹与他的兄弟们听见动静就开枪，可对方人太多了，跟蚂蚁似的往上涌。刘连长喊：“上刺刀！跟他们拼了！”爹“噌”地一下把刺刀装上，心一横，跳出了院子。

那场面，真是惨啊！喊杀声、惨叫声混在一起，血溅得到处都是，跟下雨似的。爹看见他们班的老周被捅了肚子，肠子都流出来了，可老周还抓着日寇的枪不放手，硬是把那人拽倒在地。爹说，还看见狗剩，狗剩举着大刀冲上去，砍倒了一个，可另一个人从背后给了狗剩一刀，狗剩回头看了爹一眼，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就倒下了。

爹红了眼，啥也不顾了，见着日寇就砍。爹的大刀卷了刃，就捡起地上的枪接着打，枪打坏了就用石头砸。也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，

分享

爹的台儿庄血战(散文)

天亮了，日寇退下去了，可爹他们连100多号人，只剩下20多个了，刘连长也挂了彩，胳膊上中了一枪，血哗哗地流。

爹在战壕里休息的时候，才发现村子里到处都是尸体，撒了一层又一层。那味道啊，熏得人直恶心，可大伙都顾不上了，太累了，太困了，往尸体堆里一躺就睡着了。

后来，爹跟着部队又打了好几次硬仗。爹说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有一回，日寇的坦克开过来了，“轰隆隆”地响，见啥轧啥。咱们没有反坦克炮，只能用手榴弹炸。爹班上的老王，抱着一捆手榴弹冲上去，站在地上等坦克过来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坦克炸了，可老王也没了。当时，爹看着都哭了，可哭完了还得接着打。

到了4月初，开始反攻了。那天，师长站在高处，拿着大喇叭喊：“弟兄们！报仇的时候到了！冲啊！”刘连长和大伙都红了眼，端着枪就往冲，追啊追，一直追到运河边。

打了胜仗，爹和他的兄弟们都哭了，抱着头哭，哭了笑，笑了哭。大伙在运河边洗脸，看见河水都是红的，漂着好多尸体。爹蹲在河边，想起了狗剩，想起了老王，想起了连里排里班里那些死去的弟兄，爹对着河水说：“弟兄们，咱们赢了，你们可以安息了！”

因爹读过私塾，有文化，共和国成立后，当地政府安排爹在林家村小学当老师。爹念过书，当过兵打过仗，经常给学生讲外面的故事。讲着讲着就讲到台儿庄的那场血战。爹常常跟我说：“娃啊，别忘了，咱们今天的好日子，是多少弟兄用命换来的！”

有时候，爹会一个人走到滚河边，坐在那儿发呆。爹说，他好像又听见了枪声、炮声、喊杀声，又看见了他的那些弟兄们的脸。爹知道，兄弟都走了，可又好像没走，就驻在爹的心里，驻在这台儿庄的土地上，在这流淌的滚河水里。

爹常念叨，这仗，打得惨，打得苦，可咱们没怂，咱们中国人，从来就没怂过！日寇想用咱们的命，杀咱们的人，没门儿！咱们就是用血肉之躯，也得给他们筑起一道墙，挡在他们前面，不让他们往前一步！

现在的台儿庄，建得可好了，成了个大公园，到处都是花草草，人来人往的。可爹看不到了。爹73岁那年春走的，爹走得很安然，像是与岁月达成的和解。

最后那段日子，爹躺在靠窗的床上，总念叨着台儿庄抗战那些往事。当春风第73次漫过门前老槐树时，爹眼里的光正一点点融成当年运河的水，把那些沉在时光里

的枪声，都泡成了絮语。爹总指着窗台上那枚磨圆了边角的铜弹壳说：“这是在台儿庄打仗时捡的，我这辈子啥没留给你们，就这铜弹壳子留个念想。”

病重时，爹常说胡话，喊的却不是疼，是“二柱子，快躲到墙根！”“水……给伤员送水……”娘说，他梦里都在打仗，可我知道，爹念叨的不是恐惧。有回清醒些，摩摸着床头的老照片说，那是晚年回台儿庄时拍的，爹站在修复的城墙上，背后是穿蓝布衫的游客在喂鸽子。“你看现在这河多漂亮。”爹指着照片笑，眼角的皱纹里落着春阳，“当年漂着盔帽的水，如今能洗菜了。”

临终前那晚，爹忽然要我把手榴弹壳子放在他手心。月光漫过他佝偻的背，像漫过一道老日的战壕。他盯着窗外的春夜，轻声说：“那年春天，也是这么些星星，我趴在死人堆里等天亮……”话音渐轻，手却握得更紧，那枚铜壳子被体温焐得发烫，仿佛要把几十年前的寒夜暖化。爹走时嘴角带着笑，像完成了一场漫长的巡逻，终于能把枪靠在树旁，坐下来歇口气——这安然，是知道身后的山河早已无恙，是把自己也种成了台儿庄春天里，一粒沉默的种子。

如今每逢清明，我都会去台儿庄古城的运河边坐会儿。水流过石阶的声音，像爹临终前均匀的呼吸；两岸的柳丝垂进水里，像爹当年攥着铜弹壳子的手。爹念叨了一辈子的往事，原来不是放不下，是把那场战役里的血与火，都熬成了滋养生命的土，直到最后一刻，还在用掌心的温度，告诉人间：“看，咱们守下来的春天，多好！”

编者的话：

2025年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回望那段血与火铸就的峥嵘岁月，我们更能深切体悟伟大抗战精神的厚重与深远。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，抗战的枪声早已远去，但那份精神的光芒仍在照亮前行之路。它提醒我们，和平来之不易，复兴任重道远；它告诉我们，一个民族的力量不仅在于物质的强盛，更在于精神的坚守。

英雄并非天生伟岸，是信仰让普通人作出了伟大的选择。在新的时代语境下，如何用文学与艺术的方式向先烈致敬、如何把信仰的力量传递给今天的青年，是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一直思考的问题。为此，从6月起，我们邀请青年作家与编辑部共同创作“红色传承·青年笔阵”专栏，以笔为旗，让信仰的力量从历史深处走进人心，让坚守与担当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延续。

——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编辑部

双城偶遇：抗战时空的印记

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生 方册(20岁)

7月的合川即将入伏，空气中已经攒着燥热的暑气。我从上海回来没几天，高中同学就约我去铜梁洞——那地方在涪江南岸的铜梁山上，444.3米的海拔，是城区最高处，据说温度比城里要低三四摄氏度。

清晨，天刚泛白我们就动身了。铜梁洞的入口藏在一片翠柏里，石阶蜿蜒向上，黄葛树上的鸟鸣混着蝉鸣，在山涧间此起彼伏地咕噪。

行至半山腰，二仙观的朱红山门从树影间透出来。这处明代为纪念张三丰师徒所建的道观，明清两度毁于战火，民国时重建，如今只剩几间简易殿堂和厢房。斑驳的朱红山墙间，门楣上“二仙观”3个金字被岁月磨得发亮，倒比别处多了层温润。檐角铜铃被山风拂得轻响，混着香炉飘出的檀香，在潮湿空气里酿出古旧的安宁。我们看了三清殿，赏过明清壁画与摩崖题刻，逛累了便坐在观外石阶上歇脚。

“那边好像还有块碑，过去看看。”同学忽然指着右侧崖下的平地。远远望去，一块墓碑依山而立，立在两层石阶上，后面围着简易石栏。我们踩着生苔的石阶绕过去，一方浅灰色的碑正对着山下城区，刻着“抗日将军杨瑞符之墓”9个红字。碑后是座小型墓冢，形制像川渝常见的土地庙，不足一米高。

“这个名字好熟悉啊！”我看着墓碑，喃喃自语，却又想不起曾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。墓碑左侧刻着：“生于一九〇二年 卒于一九四〇年”。我努力回忆着这个名字，忽然想起3个月前，我在上海西藏路桥畔那座灰黑色的建筑里见过这个名字，还看到了墓碑主人年轻时的照片。

清明学校放假，重庆的父亲打来电话，让我回恒丰路老房子看看。这处位于闸北区的房子，离苏州河不远，我很少住，望着窗外春柳飞絮，索性出门沿河岸走走。河上不时传来“哒哒”的马达声，驳船缓缓驶过。不知不觉走了两三公里，西藏路桥已在眼前。抬头时，前方一栋方形建筑斑驳的西墙突然撞入眼帘。

“上海怎么会有这么破旧的房子？”我暗自纳闷。虽说附近有自家的老房，却因从小随父母在外地生活，对这一带并不熟悉。走到近前，见墙面由红与浅灰砖块拼成，左侧“四行”、右侧“仓库”的蓝色大字被风雨洗得发白，方才见的斑驳处，竟是密密麻麻的弹洞。

墙壁前，一块黑色大理石斜铺在地，上面是11个不锈钢大字：“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”。这竟是四行仓库？初中课堂上老师讲过，前几年电影《八佰》拍的就是这里的故事！

我第一次发现，历史竟离我家这么近。

我连忙预约参观，走进纪念馆，6个展区中，一进门的前厅，谢晋元将军的巨型家书格外醒目：“巧英吾妻爱鉴……我神州半壁河山，日遭蚕食，亡国灭种之祸，发之他人，操之在我，一不留心，子孙无类矣。为国杀敌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……”字字凿凿，尽显保家卫国的坚定；此外，馆内还陈列着其他战士的家书。

玻璃柜里，《申报》号外泛着黄褐色，“闸北孤军四昼夜抗战”的黑体标题旁，印着士兵们用粮包筑工事的照片；底层门窗全被麻包堵死，二层以上窗口只留半扇，5-10米厚的牛皮、丝茧堆至天花板，像给建筑裹了层铁甲。解说员指着兵力部署图说：“1937年10月，谢晋元率524团1营官兵进驻此处，对外宣称有800人，‘八百壮士’由此得名。”

一侧展墙上，一名军官的肖像照片旁标注着“1营营长杨瑞符”。他身穿军服，戴圆形眼镜，眉眼不算英挺，却透着执拗。照片说明写道，其1939年所著《孤军奋斗四日记》中记录：“隔河民众见此壮举，齐声高呼‘中华民族万岁’，声震苏州河。”他还记录了战斗细节：“27日晨，尹排长率两班据守旱桥，敌占北站大楼插太阳旗时，战士们趴在房屋顶射击，直到弹药用尽才撤回。”日记字迹有些潦草，墨水洒了好几处，像是他回忆战士鏖战时，因情绪激动而手颤所致。

这位四行仓库的营长杨瑞符，难道就是眼前铜梁洞墓地的主人？站在杨瑞符墓前，合川的山风穿过铜梁山的黄葛树林，沙沙作响。纪念馆里陈列的《孤军奋斗四日记》，是他任合川养伤时所写，字里行间的坚定似能穿透时空。1940年春，这位年仅38岁的将军在合川离世，葬于铜梁洞，墓碑朝着上海的方向。

下山时，我忽然惊觉，上海的家离四行仓库不过两三公里，合川的家到二仙观只需10分钟车程。这两个被战火串联的坐标，像两只大手，在我20岁的生命里轻轻一握，让我与那段遥远的历史有了奇巧的连接。

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，四行仓库纪念馆建成开馆，杨瑞符营长的墓也同时落成。它们如两座不朽的丰碑，承载着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。如今抗战胜利80周年已至，再回望这些纪念馆所，意义愈发深远，中国大地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浸透着先辈们的爱国热血；他们当年用生命守护的山河，如今已成我们散步的寻常巷陌。那些刻在弹痕里的坚韧，那些埋在墓草下的赤诚，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，而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基因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里，悄悄完成着跨越时空的接力。

(指导教师：雷雨轩)

我们这代青年努力自强，建设更强大的中国，就是对历史最好的铭记，对先辈最好的告慰。”

曹治豪的话赢得了车厢内阵阵掌声。随后，旅客们纷纷拿起笔，在阅读“漂流瓶”上写下感言：“铭记历史，自强不息”“山河无恙，吾辈当强”“以青春之力，护盛世中华”……一张张承载着红色信念的便签，随着列车的前行，与那段刻骨铭心的抗战记忆一同，驶向革命圣地南昌。

作为全民阅读推广的创新实践，“青年书店·青春书厢”已覆盖京津冀、长三角等地区的百余趟列车，并在列车上以书籍共读、漂流书签等形式开展活动。南昌客运段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此次活动选择D3148次列车，因其途经上海、嘉兴、泰宁、南昌等红色地标，特别采用“照片共读+故事分享”模式，将严肃的历史教育融入轻松的旅途场景，让这趟列车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“移动课堂”，“本次分享会选择抗战主题，正是希望青年群体从历史事件发生地的轨迹，唤醒更多人尤其是青年群体对民族记忆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节点，以阅读的方式致敬历史、致敬英雄。”

纪念，是为了更好地出发



9月3日，北京，正义必胜——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，文艺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表演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重读赵一曼遗书(随笔)

何君华

宁儿：

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，实在是遗憾的事情。

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，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。

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，希望你，宁儿啊，赶快成人，安慰你地下的母亲，我最亲爱的孩子。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

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。

你的母亲赵一曼
于车中
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

这是赵一曼烈士在牺牲前给儿子宁儿(陈掖贤)写下的一封信催人泪下的遗书。

赵一曼，原名李坤泰，字淑宁，又名李一超，早年便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，积极从事革命工作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赴苏联学习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从事抗战工作。赵一曼深知此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家人再见。但是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，赵一曼毅然决然地抛下幼子，奔赴东北抗日前线。临行前，留下了母子二人唯一的一张合影。

1935年11月，在反日伪军“讨伐”战斗中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率部与日军激战，不幸受伤被俘。1936年8月2日，在黑龙江省珠河县(今尚志市)英勇就义。在牺牲前，赵一曼给儿子写下了这封催人泪下的遗书，这是她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遗言，也是一位母亲用生命写下的家国绝唱。如今重读这封仅百余字的遗书，每一个字都

本报讯(黄钰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周伟)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在上海虹桥开往南昌西的D3148次列车上，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客运段举办了“青年书店·青春书厢”阅读分享会。本期分享的是《不许可：相机中的侵华历史》——一部收录日本随军记者拍摄遭日军军方禁播的侵华影像集。

活动现场，乘务员胡琴担任主持人，向旅客展示、介绍书中标注“不许可”字样的照片。这些影像因直面战场血腥、揭露日军暴行，当年被日军严令禁止公开。

“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里，邮差阿昌为保命冒充冲洗工，和躲在照相馆的避难者发现那些‘美好’照片背后，全是日军暴行的罪证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真相传出去。”旅客范俊福指着书中日军审问被俘中国军人的照片说，“这种从求生到主动抗争的转变，正是民族气节在绝境中觉醒的样子。”他特别提到电影里老金手持相机走向日军的情节：“当老金用最

后一部相机对准侵略者时，镜头不再只是记录工具，更成了捍卫民族尊严的武器。这让我明白，今天的和平从来不是凭空而来，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。”此行范俊福与母亲前往南昌旅游，早已计划好要专程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，完成一场从书本到实地的红色历史追寻。

旅客何敏轻声朗读书中记录日军暴行的文字时，几度因情绪激动而停顿。“上个月我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，馆内展出的‘不许可’照片就已经让我难以入眠。”何敏说，看了《南京照相馆》让她看清了侵略者口中“和平”的血腥底色。何敏的分享引发了车厢内的共鸣，多位旅客主动加入交流，讲述自己参观各地纪念馆的见闻，关于抗战的历史记忆，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旅途对话中不断汇聚、升温。

在影片回顾环节结束后，胡琴继续为旅

客讲述书中一张照片背后的厚重历史：“大家看这几张图，拍摄于1937年8月13日，日本军队正向上海发起进攻，中国军人奋起抵抗，地面上躺着的是为国捐躯的中国军人遗体……这几张照片，正是那段烽火岁月的真实缩影。”

结合列车停靠站点，胡琴也向旅客们介绍起沿线的抗战过往：“下一站我们将抵达福建泰宁，抗战时期，这里是闽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当地群众曾以丹霞山为天然屏障，协助游击队开展游击战。而我们列车的目的地南昌，不仅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，更是新四军军部的诞生地，1937年12月，新四军军部在这里成立，此后无数热血青年从这里出发，带着救亡图存信念奔赴抗日前线。”

从书中的历史照片到沿线的红色印记，话题自然延伸至新时代青年对历史的传承与担

共读《不许可》 重温抗战记忆



旅客在“漂流瓶”上写下的感言。 黄钰摄

当。福州大学大三学生曹治豪举起图书，指着书中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中山门的照片说：“看到这样的老照片，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今天南京的繁华景象，更能读懂先辈们牺牲的价值——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国家的独立，而